

澳門作家

訪問錄

2

受訪作家

姚風

莊文永

鄧曉炯

老陳

陳志峰

凌谷

店員丁

陸奧雷

李卉茵

水月

盧傑樺

袁紹珊

太皮

莫兆忠

李宇樑

馮傾城

呂志鵬

龔剛

谷雨

賀綾聲

採訪

太皮

喬捷

攝影

鄭杏海
吳榮

袁紹珊

澳門作家
訪問錄

2

書名	澳門作家訪問錄2
主編	廖子馨
責任編輯	鄒君儀
採訪	太皮 喬捷 水月 谷雨 袁紹珊
攝影	鄭杏海 吳燦
設計	梁國輝
出版	澳門日報出版社 澳門慕拉士大馬路二一八號
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三十二號G
印刷	澳門嘉華印刷公司 澳門連勝街三十四號A
版次	二〇一五年四月第一次版
規格	一六零乘二二零毫米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錄

001 前言

004 瞬間、簡單、透明
——專訪詩人姚風

袁紹珊

016 寫作是與城市的一場親密對話
——專訪作家鄧曉炯

太 皮

032 文學是我的愛好與追求
——小說家陳志峰的寫作之路

喬 捷

050 隨意書寫生活，欣賞認真的人
——“店員丁”張健嫻與你談寫作說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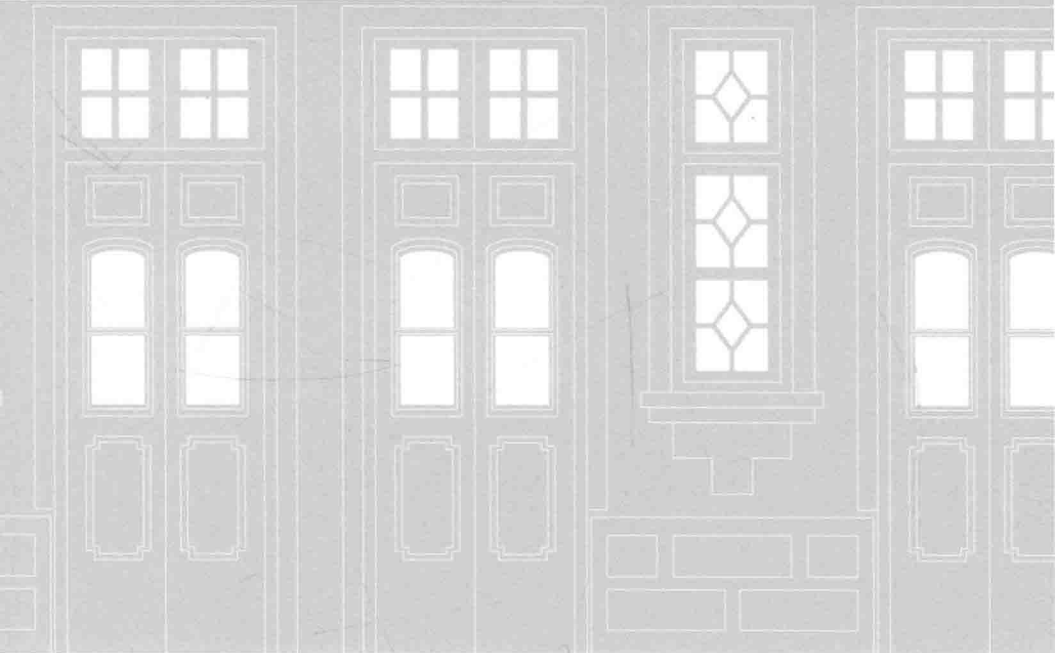
水 月

066 寫作是一種修養
——青年作家李卉茵的寫作之路

喬 捷



- 078 革命，就是永無止境的更新
——專訪詩人盧傑樺 袁紹珊
- 094 馬場木屋寫故事的赤腳小孩
——專訪小說家太皮 水 月
- 114 用喜劇的手法描寫沉重的人生
——專訪劇作家李宇樑 太 皮
- 132 寫作是我的根
——專訪澳門文學多面手呂志鵬 喬 捷
- 152 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專訪作家谷雨 水 月



- 166 凝視遠方那朵一直在揮手的玫瑰
——專訪作家莊文永 水 月
- 182 愛寫作更愛飲食文化
——專訪專欄作家老陳 水 月
- 198 詩化人生文以載道
——專訪詩人凌谷 太 皮
- 212 城市裡的午夜唱片騎士
——專訪作家陸奧雷 袁紹珊
- 238 忘情書中寫真情
——專訪作家水月 谷 雨



- 258 探討社會現象以詩歌與世界對話
——專訪詩人袁紹珊 水 月
- 272 好的演出，是讓人面對世界
——專訪劇作家莫兆忠 袁紹珊
- 284 文學之旅，詩意棲居
——專訪作家馮傾城 袁紹珊
- 302 文學是一種召喚
——專訪作家龔剛 喬 捷
- 320 愛是詩歌之始
——專訪詩人賀綾聲 袁紹珊

前言

時隔九年，《澳門作家訪問錄》的續篇《澳門作家訪問錄2》終於出版了！這個訪問錄系列，是《澳門日報·鏡海》版的一項品牌專欄，一直記載着澳門作家成長的心路歷程，展現澳門文壇的蓬勃生機。

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三年間，太皮、喬捷、水月、谷雨及袁紹珊，先後訪問了二十位澳門青年作家，包括“文學多面手”呂志鵬、“板樟堂詩人”陸奧雷、“隨意書寫生活的店員丁”張健嫻，及“忘情書中寫真情”的水月等，當中大部分是七、八〇後，已出版了個人著作，在本土文學刊物經常見到他們的作品。澳門自回歸祖國後，經濟急速騰飛，這個時代的氛圍和他們所關注的焦點，已與上一代的作家稍有不同。《澳門作家訪問錄2》採訪的新世代作家，真正將澳門視為自己的家園，為澳門文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傳遞出澳門文學兼容並蓄的特質，他們可謂現時澳門文壇的中堅力量，各司其職同時默默創作，積極建立澳門文學形象，形成澳門前所未有的文學發展態勢。

姚風、袁紹珊的詩歌享譽兩岸四地；賀綾聲、陸奧雷大量發表作品之餘，積極籌辦各類型跨界文學活動，盡心盡力推廣本土文學；太皮在小說領域取得驕人的成績，另有十多位是中國作家出版社於二〇一四年推出的《澳門文學叢書》的作者，可見澳門文壇人才輩出，漸漸擁有自己的舞台。

這本書的風格與首輯訪問錄一脈相通，同樣由“鏡海”版編輯策劃，排列順序是按作家受訪的先後順序，採訪者自身也是澳門作者，與受訪作家大多相熟，使得訪問能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地進行，內容更見獨特、真誠、全面。另外，每篇專訪均附有作家照片、個人簡介、創作觀及其自選作品，有系統地向讀者展現他們多樣的人生經歷及豐富的文學成績。讀者可透過這本書，清晰地一窺澳門二十一世紀的文學面貌，透徹地了解澳門新世代寫作人的內心世界。

“鏡海”版目前推出的另一專欄“文學新氣象”，同樣展示著澳門文壇新力量的獨特姿彩，這批新銳作者將成為作家訪問錄第三輯的受訪對象；文學批評家李觀鼎曾說：“在‘鏡海’這方文學園圃裡，我們看到了與澳門人的語言、澳門人的生命、澳門人的精神並蒂同根生長著的澳門文學，她雖然還不夠豐厚，卻足以令人敝帚自珍……”期望羽翼漸豐的新銳作者繼續努力，寫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姚 風

姚風，原名姚京明，生於北京，後定居澳門，現為澳門大學葡文系副教授。發表過大量詩歌、翻譯和隨筆作品，亦愛好藝術，舉辦過攝影和裝置展覽。出版過多部中葡文詩集及十餘部翻譯作品。曾獲“柔剛詩歌獎”等多個詩歌獎項，並獲葡萄牙總統頒授“聖地亞哥寶劍勳章”。



瞬間、簡單、透明

——專訪詩人姚風

袁紹珊

在澳門詩人當中，姚風一點也不簡單。

他是大學老師、詩評家、詩刊編輯、翻譯家。他曾獲葡萄牙總統頒發“聖地亞哥寶劍勳章”，今年還與黃燦然等人被提名角逐“中國當代詩歌翻譯獎”（二〇〇〇——二〇一〇），也是第一個把葡萄牙詩人安德拉德（Eugenio de Andrade）譯介到中國的人。

承載這些響亮頭銜的，是一個瀟灑的筆名。雖取名姚風，但他其實是位溫柔淡定的詩人。

徘徊於“詩歌之國”與“詩城”

姚風生長於北京，他和詩的邂逅發生在上世紀那個屬於詩歌的八十年代，而牽紅線的媒人竟是葡萄牙詩人。“小時候被選去西班牙語學系，

但考大學時怕競爭大考不上，轉去學葡萄牙文。八十年代畢業後，因為工作關係開始翻譯葡萄牙詩歌，看多了，自己也開始試着寫。”

後來姚風被派到同樣有“詩歌之國”之稱的葡萄牙工作，又在當地出版了葡語詩集；十多年前，來到“詩城”澳門定居，繼續中葡翻譯和詩歌創作，至今已出版了《葡萄牙現代詩選》、《索菲婭詩選》、《澳門中葡詩歌選》、《安德拉德詩選》、《瞬間的旅行》、《當魚閉上眼睛》及《絕句》等十多部譯著及個人詩集。因此可以說，姚風是“澳門詩人”，但他的詩歌國籍是跨地域的，這是他最特別的地方。

現實和生活經驗的體察者

訪問當天約在露天咖啡店，姚風一見到我便用粵語寒暄，又一下子“轉台”到普通話做訪問，訪問完又用粵語聊天；如果突然有人想班門弄斧“秀”兩句葡文，他絕對對答如流。

“可是，我的詩歌思維依然是普通話的。”姚風說，“來了澳門生活已十多年了，我依然關注內地發生的一切，詩歌也多反映內地的現實。用體察者的角度看現實，因為有了距離，有時候反而看得更清晰一些。”

李以亮、張執浩等內地詩人曾指出，姚風的詩有感性的潤澤、智性的高度和理性的深度。姚風寫狼、寫鹹魚；寫礦難、寫南京大屠殺；寫壞人，也寫植物人。多樣的素材加上精簡的詩句，有哲思之餘又不會板起面孔說教，實在很難純粹地把他歸入學院派或民間派。姚風解

說：“哲學是潛移默化的東西，生活中充滿了哲學，但不宜在玄思中泥足深陷。我從沒有刻意要借詩歌去宣講哲理。”

讀姚風的詩，感覺他反諷的功力深厚，但不是那種內地微博常見的輕浮調侃，冷眼處仍有痛感。“我應該做不了老憤青吧，”他說，“有時候也有對某些社會現實不滿的情緒，但很難說我的詩就是公共性的東西。然而，這些旁觀或反諷的出發點都是期望有更好的改變出現，我希望透過詩對現實和生活經驗進行提煉。”

詩和攝影都要抓住瞬間的詩意

當代越來越多詩人從事跨媒介創作，姚風也不例外。除了詩歌，姚風近年也涉足攝影和裝置藝術。二〇〇六年，他和內地著名詩人于堅在澳門舉辦了聯合攝影展，在他的詩集也可以看到一些他的攝影作品。他說，攝影和詩一樣，這些創作很大程度只是個人興趣——“我想，寫詩和攝影等藝術都具有互文性，那是創作者對事物的敏感。我不講究甚麼高級器材，也不喜歡沙龍裡面的人造景觀，而是要抓着瞬間的詩意，以及細微處所激發的巨大力量。”

姚風有一本詩集取名《瞬間的旅行》，這近乎是了解其詩歌的關鍵詞。實際上，他不少詩作或攝影作品都源於旅行。“我去旅行的時候，特別喜歡看城市景觀、街上的廣告、招牌……這些都對我的創作很有幫助。像我的詩人朋友于堅……”這時候咖啡店的侍應到鄰桌收拾，姚風接着說：“他連看服務員收拾東西都可以看得極度專注，津

津津有味。我也一樣，與其說我的詩是源於所謂突如其來的靈感，倒不如說是源於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和好奇心。”

如何在一滴大海中打撈沉船

懂得觀察，還要善於展現。越要表現微小的瞬間，越是講求詩的張力和內涵，那近乎是姚風所謂的“在一滴大海中打撈沉船”。姚風的詩氣理通順，張弛有度，一問之下，他果然是那種“一氣呵成”的詩人。“試過推敲太久、一修再修，出來的詩反而不好。”

姚風的新詩集取名《絕句》，過百首詩寫得更簡潔有力，連題目都省了，令我一度懷疑一向個性成熟、風格穩定的他，接下來到底想走甚麼路線。

“我希望在題材和手法上加入新變化，特別是禪意的強化，但我不是個先鋒詩人，對形式主義的實驗沒有興趣。”他接着說：“‘度’的把握很重要。港台實驗性的詩歌也好，大陸的先鋒詩歌也好，大家都在面對着傳統的契合和傳承問題；詩人余光中在平衡傳統與創新方面作出了出色的示範。事實上，由於生活經驗和歷史現實的不同，兩岸四地的詩歌在內涵和表現手法上都具有差異性。台灣的詩歌比內地詩歌更早地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的精粹，在表現手法上曾經比內地詩歌‘先進’很多。不過讀台灣詩歌，雖然是同樣的文字，但有時候會有一種‘隔’的感覺，畢竟它來自另一種現實。”

姚風直言，翻譯對他的創作也有很積極的影響。“因為翻譯是更

深層次的閱讀，它不僅讓我可以走進一個詩人的呼吸，傾聽他血液的喧響，也讓我敏感地對待詞語，讓我知道詞語可以是自由，但限制恰恰也是從詞語開始的。沒有翻譯，沒有另一個世界的映照，我自己的世界和寫作都將會變得單調而蒼白。”

詩人和藝術家都應該是一個雜家

姚風雖有多重身份，但是翻譯、教書才是他的正職。做老師的，想必很擅長給學生開書單。所以訪問一開始我便問：姚老師最近在看甚麼書？

“前幾天北島陪同美國詩人邁克·帕爾馬來澳門一遊，我得到一本這位美國詩人的詩集，我正在看。同時也在看雷蒙德·卡佛的小說集、梁漱溟的《中國文化的命運》以及艾未未的《此時此地》。”

姚風涉足的範圍廣泛，原來多少有點和看雜書有關。

“詩人和藝術家都應該是一個雜家。廣泛的涉獵可為其創作提供底蘊，提供更大的參考空間。”他認為，如果一個詩人的知識面不夠廣，眼光不夠遠，思考不夠深，詩因此常常顯得狹隘而氣短。“互聯網時代來臨之後，瀏覽成了接收訊息的主要形式，但那些爆炸式的資訊常常是無用的，其實深入的閱讀和與人交流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當初的姚風只一心閉門造車，今天的澳門想必會多了一位傷春悲秋的學者，少了一位出色的詩人。“我以前特別閉塞，”姚風重複